生活滋味

此刻即永远

>>>>>>>>>>> 邵雪诗

八九月，台湾暖流北上，引得外洋海水大量涌入东海，舟山本岛周围泥浆黄的海水骤然清澈湛蓝起来，定海湾也不例外。

中午，我跟露露在吃牛肉面。

我们去看海吧？我咽下最后一口面说，刚刚我从新城大桥过来的时候，看到海很蓝很蓝。

露露辣得涕泪齐流，听到提议，拿着纸去擤鼻涕的手忽然滞住，侧头看看窗外的日头，皱着眉说，现在吗？

清水期只有这几天，花开堪折直须折啊，露露，我们等一下就去。

我们开车从长峙岛驶到小干岛，车停到帐篷露营地，露露戴着遮阳帽，穿着防晒袖，我打着遮阳伞，一起穿过一顶顶空置的大帐篷，走上沿海步道。烈日当空，苍穹高远，浮云悬于天边，成为奔腾的马群和恢弘的宫殿。海风中飘着淡淡的鱼腥味。轻柔的浪声，悠长的汽笛声，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鸟鸣竞相入耳，混杂出一曲自然交响乐。湛蓝的海面上，十几艘白底红仓的轮船排着队开向缥缈的远山。清澈的海水泛着鱼鳞波光，透着亮，层层铺来，轻轻拍着滩涂，除了我和露露，十里海街再无第三人。

我让露露帮我举着伞，拿出手机录着视频，镜头从步道摇向海面，摇向航船，摇向远天，不住赞叹，太美了！堪比夏威夷！你说是不是，露露？露露附和说，确实像夏威夷，还有棕榈树。我转过镜头，把路边的棕榈也框进手机。这几棵棕榈树又高又直，但头顶的三五叶片跟热带棕榈比起来，属实有几分稀疏。

露露感慨道，你们城市人才喜欢山海。我小时候家就挨着海湾，出门就是土路、田埂、大海。海对我来说，就是高中住校时台风天停航不能回家。我小时候很少哭，但那次台风天，我大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，好想她啊。

我转头看露露，想跟她说，我从小看多了钢筋水泥，最喜欢看天、看云，感受飘渺和自由，却发现她圆脸通红，额头上细细密密出了一层汗，有几行正顺着脸颊淌下来。

露露！我惊呼，你好热啊！我们快点回去！步行街有肯德基，我们吃圣代，喝雪顶！

露露白我一眼，你才看见，刚到海边，我就开始流汗了。

我不好意思了，嗨，要不是因为我，谁家好好的舟山人大中午来看海呀，我对不起你。

露露转头向海，说，没事。停顿了一下又说，我也陪前男友看过海，也看了半天，谁能想到一个男人也磨磨唧唧的。

露露这三个“也”字，很难说没有在对我含沙射影。

露露转回头，轻松的表情转为怅然，我们一起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我好像只记得这件。

我好奇这位不太提及的前男友，问，哦……那他现在？

露露提高声音，故作轻松甩甩手臂，他呀，在济南银行，家里安排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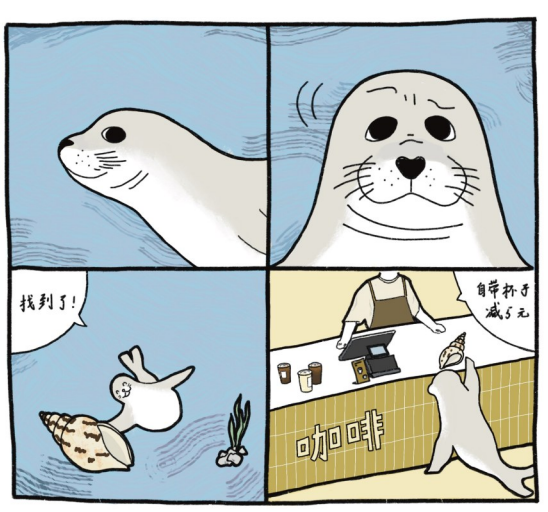
我问，结婚了吗？

露露怔了一下，又伤怀起来，低下头说，不知道。声音在唇边咬着。

返回车上，空调开大，70迈开上茶山大桥。桥一侧是那片碧海，另一侧靠本岛的海“枯”了，露出泥褐色的海床和海底的岩石。我说，露露你看，原来江海为竭也并非不可能，人们常常以海誓盟约爱情长久，却不知海的荣枯可能只在潮汐的涨落之间。露露呆看海床几秒，笑笑说，天长地久是什么？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

窗外，山海相拥。此刻即永远。

生活·漫画



寻找是个过程
尽管找到的不一定是想要的
但仍然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它

breeze 文/绘

民间记忆

找个时间去钓鱼

>>>>>>>>>>> 应红枫

前几日去清理岑港的老屋，在储物间的门后，居然看见曾用过的那条鱼竿还在，擦去浮尘，杆子依然油亮，鱼线和鱼钩被父亲很细心地收纳在一个泡沫盒子里，居然还没有生锈。

因为热爱，所以钓鱼成了我最好的休闲方式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是在浙江省航运公司当船员，船员是实行年休制的，年休假将近两个月，甚至更多。于是，每逢休假，我就扛上根钓鱼竿趴在水塘边，一趴就是半天，甚至一天，真是“钓竿拎起，戒冷、戒热、戒肚饥”。

一开始时，只是胡乱垂钓，见河就钓，没有技巧方法，收获自然就少。但是随着请教别的钓友和自己经验的积累提升，我开始对“钓鱼”这门技艺有了一点点的了解，知道春季钓浅不钓深，宜找浅滩、河湾、水草边垂钓，因为春天气温上升，鱼爱到浅水滩觅食产卵；夏季则早晚钓浅滩、树荫、桥墩，正午高温时鱼躲深水、洄湾、有流水阴凉处；而秋季要选择河湾、水草边缘、深浅交界和河滩洄水处，此时鱼儿要囤脂肪过冬，吃食比较猛；冬季则放弃浅滩，主攻深水湾、向阳避风处，因为冬季浅水区温度太低，鱼不爱待。我还总结出一个小口诀：春钓滩，夏钓潭，秋钓湾，冬钓深；刮风选下风，闷热不出竿，降温前后多留意，水温一变鱼情就变。

我当时居住的岑港粮管所宿舍楼后，从山腰到山脚，有几口早年开采石板留下来的石宕口，时间久了成了自然的水塘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积攒雨水的水塘里居然有野生的河鲫鱼，在半山腰的那口石塘里，我曾钓到过最大一条足有半斤来重的河鲫鱼。

老一辈人说，河鲫鱼是天然鱼，所以“有水必有河鲫鱼”，但有时候河鲫鱼的生成来源真的是一个谜。我在册子岛读小学的时候，和我们居住的家属院一墙之隔的是南岙村的淀粉加工厂，每逢秋冬季节为村民加工番薯，产出淀粉、粉丝，过年时也做年糕。在加工厂的南侧，是几个盛放番薯渣的巨大的水泥池子。番薯加工季过后，被清空的水泥池无人管理，在春夏季节里会盛满雨水。但是到第二年再次开启加工业务、清理水泥池里的积水时，竟然清理出半箩筐的河鲫鱼来，让大家目瞪口呆。于是到后来，每当那池子闲置的季节，我都会去那里钓鱼，虽然钓上的鱼都比较小，但是能钓上鱼来还是很开心的。

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会找合适的池塘、河边去钓鱼，如果能钓上肥美的鲫鱼、翘嘴、鲤鱼，甚至甲鱼，那才是垂钓者的最高境界。在一个夏天台风过后，我约了几个钓友，去离岑港不远的烟墩乡河塘里钓鱼，当时随台风而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，河塘里的水几乎淹没了田埂。我们找了个靠近稻田的安静的河湾，那里河水的波动比较小，应该能够吸引鱼类避风聚集。于是打窝、串饵、抛钩，刚支开帆布小折椅坐下没几分钟，我听到右边的稻田里有水花泛动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我的乖乖！稻田的排水沟里黑乎乎一群群游动的不正是河鲫鱼嘛！那还钓啥，赶紧挽起裤腿下田沟里抓鱼啊！那一天，我们几个都抓得盆满钵满，满载而归。

一晃过去好多年啦，这根鱼竿开启了我珍藏的记忆。于是我小心地收纳起来，打算找一个晴好的周末，再去检验一下我宝刀不老的垂钓技艺。

似水流年

风吹夕阳忆少年

>>>>>>>>>>> 余亚清

秋日风光无限好，我们一群60多岁的小学同学又乐呵呵地相聚在定海干礁镇古禅林里。这里有千年古寺和高大的香樟树，宽敞的空地上有桌椅板凳，面包房的烤炉里喷着香气，一杯杯温热的咖啡捧在同学们的手上，大家的脸上满是相逢的喜悦，依稀可见彼此年少时的面容。他们都喜笑颜开地叫着我“老班长”。我想起在定海城关一小就读的小学时光。旧址离现在的区政府不远，我记得学校有一扇厚重的木质大门，校园里有古朴的两层木质楼房。

我是小学4年级到这里上学的。班主任老师很漂亮，苗条的身形，瓜子脸型，烫着一头短卷发。眼睛不大，但很精神。她每天早上会端来一盆清水，让我们洗手后，做眼保健操。

那时候，学校有工宣队和军代表。军代表是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有次他见我在课后看一本小说，伸手拿了去，过了几天，我不得不央求老师讨回了书。那时候，我经常带着班里的同学军训，走正步去野行，一二一的口号叫得很响。我还喜欢讲故事给同学们听。有次放学后，同学们反锁了教室的门，我给大家讲《福尔摩斯破案集》，情节越讲越可怕，吓得同学们争先恐后跳窗逃跑了。天色已暗，我独自从教室里出来，经过长长的回廊走下楼梯，咯吱一声楼梯响，学校已经空无一人，我心中一紧，朝着学校大门，拼命跑了出去。

时间匆匆而过。刚入定海一中不久，忽然听说了城关一小的那位班主任老师得了重病，于是我赶紧叫上几位同学去探望。老师知道我的父母都是医药行业工作的，就问我有没有什么好药可治她的病。我回家告诉父母，父母说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，他们也想不出好办法。好几天，我都在睡梦中焦虑不安，甚至不敢去老师家，非常地愧疚。不久，忽闻老师去世了，我怔在那里泪流满面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有时候，我还会梦见老师，她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在下班路上遇见了老师的女儿，她也是一位教师。我急急忙忙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5元钱塞给她，对她说，快到清明节了，帮我买些纸钱什么的供品替我送给你母亲。

她微笑了一下，收了钱，说声好的，就走远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仍记得清老师的模样，却再也没有梦见。后来，我渐渐明白，世上有很多无奈的事，是我们无能为力的，能做的就是向前看。人生需要乐观的心态。

6年同窗，同学们如今脸上有了皱纹、染上白发，可回忆起童年时的趣事，仍会开怀大笑；说起离世的班主任老师，同学们的脸上都是惋惜；聊起一些已离世的同学，脸上就有了哀伤。我举起手中的咖啡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幸福生活长长久久。

夕阳被秋风一寸寸地吹落到古禅林的西边，云朵被染红成绚丽的色彩，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，希望还能相聚，共诉少年时的情意，回忆少年时光。